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本期专版围绕美育创新与人文关怀等议题,推出四篇立足学科前沿、展开多维度探讨的理论文章,尝试融汇“胸中丘壑”的传统美学精神与“城市山林”的现代空间实践,推动美学理念从内在涵养走向外在建构、从意象观照走向现实转化,探索新时代新征程美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题景”,让游园成为品园赏园

勾慷慨

园林学家陈从周先生说过:“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富有诗情画意。”正是这份对诗情画意的独特追求,令中国传统园林的造景手法独树一帜。巧妙者如“借景”,近远俯仰,纳国内外之景,延伸园内空间而得无限之感,如拙政园倚虹亭西眺,远借北寺塔,将塔身塔影融入园中;泊美者如“框景”,宛若将一幅栩栩如生的折枝画置于粉墙之上,如环秀山庄的“迎晖”月洞门,那曦光照射下的葱茏草木于立体的画面中;含蓄者如“漏景”,橘扇、花窗后的婆娑倩影,勾起游人探幽的兴趣,如沧浪亭内一百零八扇不同样式的漏窗,在恰如其分的掩映中散发中国传统美中的含蓄之美。

中国人钟情的画意可以通过这些独特的造景手法而体现,那又如何彰显诗情呢?“题景”是中国传统园林中一种极具特色的艺术手法,以书法为载体,通过匾额、楹联、石刻等形式,对园林中的景点进行命名、题咏,从而点出景致的意境,引发游者情感上的共鸣、意境上的联想。书法是游者与园林景观之间的媒介,游者在游园过程中体会艺术与文化的内涵,进而让游园成为品园、赏园。“题景”的核心是景致、文字、书法三者的结合,文字点出景观内涵,书法呈现园林意境,传达出浓浓的文人气息。它不单纯是给景点取个贴切而又美妙的名字,而是将园林景观、建筑空间与哲学思想、人文情怀、书法艺术等融为一体,营造出一种情景交融的深远意境。留园之涵碧山房、佳晴喜雨快雪之亭与网师园之殿春簃、月到风来亭,其文其书皆为“题景”佳例。

“题景”的艺术性,根植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哲理与“诗画同源”的美学观念。它追求的不是简单的形式,而是与景观环境的和谐共生,常以园林三维空间为画卷,在建筑、花木、山水等实体所呈现的画意中将文学意境与书法艺术融入其中,进而创造出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诗情画意”的可游、可居之境。由“题景”所彰显的诗画之美,亦是“虚实”的辩证关系:所题之景为“实”,文字与书法的呈现形式亦为“实”,激发观赏者心中无穷的情感为“虚”,引起的想象亦为“虚”,由此实现物我相融、情景交汇的极致审美体验。

在上海市中心,有一座江南文人园林——豫园。园主卸任回乡后以孝为道,悉心营园,让此园终得“东南名园冠”之美誉。由南门信步而入,穿过三穗堂与仰山堂,东侧的一道游廊是入园探幽的必经之路。游廊作为一个重要的辅助性建筑,是中国传统园林之脉络,是景点序列感的体现方式之一。游廊不仅规定游览的路径和节奏,还可引导游人按照设计者设定的最佳顺序欣赏园中美景,层层展开画意诗情。步入廊下,其间置一太湖石,其姿态婀娜,如眷顾盼睐之女子;其上悬有一匾,曰“渐入佳境”,以行书写就,娟秀雅致,以此正式揭开全园序幕。此处的“题景”不仅是文字上的暗示,更是心绪的牵引。结合游人在廊下左顾右盼的行为特征,更可激发探索的心理——穿行廊间,左右景致流动,匾文如低语,

佳处耐回味,悄然唤起探幽之兴。

前行数十步,一道粉墙衔接廊庑,墙上辟一洞门,额嵌“溪山清赏”石匾,为明代书法家祝枝山之手迹,笔法古雅却又豪放奇纵。空间自此转折:从游廊的半围合,到粉墙的封闭,再经此洞门豁然开朗,完成“先抑后扬”的格局跃变。因前有“渐入佳境”的铺陈暗示,游人至此仰首见匾,自然对门后天地心生向往,或拾级登山,或临流观水,真正步入中国传统园林营造的山水意境。

廊尽处又见粉墙,墙上石刻“峰回路转”四字,笔力稳健,结字端庄,如巍然山岳。此处之题字再次运用以文配景的形式,构成视线与心理的双重转承。穿过石刻旁之门洞,便入假山回环对峙之境。山势陡然收束,光线亦随之幽邃,与“溪山清赏”之开阔明朗形成鲜明对比,恰如“峰回路转”所言,带来另一重身体与心境的全新体验。

“题景”之妙,在于为景定格、为游定调。豫园此段游廊序列,借“渐入佳境—溪山清赏—峰回路转”,配合空间的开合、光线的明暗、路径的曲直,使静态之景具动态之趣,让游人在文字与实景的交织中沉浸体验“图文并茂、心景交融”的营造智慧。

由豫园北门入园,经点春堂、打唱台,往西南方向行至会景楼,再向南数十步可至一座三曲板桥。此桥形式简单、贴水而卧,行人漫步其上,白袷临风,涟漪荡漾,颇有凌波微步之趣。此桥无雕栏画栋,但以谦和之姿巧妙地连接会景楼、得月楼、玉华堂、浣云假山,既是一个过渡景点,又是一个引导标志。

在三曲板桥前,有一堵粉墙横亘东西,其上辟一月洞门,上有“引玉”二字,清隽秀逸、雄浑端庄,为陈从周先生所书。谈及“引玉”,很多人会想到“抛砖”。所谓“抛砖引玉”,玉者为何?玉玲珑也。此石为江南三大奇石之一,相传为宋徽宗时期的“艮岳遗石”。陈从周先生以“引玉”二字,恰似邀约,引人穿门探幽。沿桥南行,在三曲板桥与粉墙之间有一段层层叠叠的湿浪,以湖石为之,宛如凝固的波纹,实为池水的延伸。湿浪皴皱,参差错落,行踏踩之功,融自然之韵。

穿门而过,玉玲珑赫然入目,其迎风玉立于影壁之前,观此奇峰方知湖石“瘦、透、皱、漏”之美。伫立仰望,奇峰竦峙,岿然不动;蓦然回首,湿浪贴地,层层递进。一动一静,一卑一昂,砖者玉者,昭然若揭:湿浪为引,如砖之朴拙;奇石为旨,得玉之瑰丽。此组景语,不仅暗合典故,更在方寸间营造出引人入胜的园林意境。

总之,“题景”启发思考、拓展想象、深化体验,让冰冷的山水亭台拥有文化的温度,使中国传统园林成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体现了中国美学的独特智慧与深邃意境。

(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中国山水画何以超越风景

巫极

中国山水画作为世界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瑰宝,其价值远不止于笔墨技巧与艺术形式,更在于它深刻蕴含一种“精神栖居”的理想、一种古老而常新的“生态美学观”。它不仅是古人“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视觉替代品,更是一套完整的宇宙观、人生观与自然观的哲学表达,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安顿心灵的独特视角。

超越风景:山水画作为精神栖居之地

不同于西方风景画的起源与发展常与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观察、地理发现乃至领土占有的欲望相联系,焦点在于“景”,中国山水画的核心追求从其诞生起便不是对自然外形的忠实摹写,而是构建一个可供精神栖居的意境世界。

“可游可居”的审美理想:北宋绘画理论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明确提出:“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这清晰表明,中国山水画的最高标准并非创造一个仅供远观的风景,而是营造一个能让观者身心融入、精神安顿的家园。画中那蜿蜒的小径、山间的屋舍、溪上的小桥、林中的亭台,无一不是对栖居的邀请。观画者通过“目识心记”的神游进入画境,与山川草木同呼吸,从而实现一种心灵的远足与归家。

“天人合一”的哲学根基:这种对栖居的渴望,深植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沃土。儒家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将自然山水人格化、德性化,人在与山的静穆、水的灵动对话中涵养自身的品德。道家则崇尚“道法自然”,主张摒弃机心,回归自然的本真状态,如庄子所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此哲学意境背景下,山水画中的人往往显得渺小,甚至不着一人。这并非对人的贬低,而更多将人视为宇宙自然有机的一部分。画家通过“丘壑内营”,将外在的自然山水内化为心中的意象,再通过笔墨呈现于绢素。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天人合一”的精神实践。画中的栖居,是灵魂融入宇宙大化的栖居。

因此,中国山水画为观者提供的是精神的庇护所、能量的补给站。在尘世纷扰中,展开一幅山水长卷,如同开启一场心灵的净化仪式,让疲惫的人在“不下堂筵”之间寻得一方宁静致远的精神家园。

“生之之美”:山水画中的生态智慧与美学观

中国山水画所构建的栖居之地,并非一个死寂、机械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生机、和谐循环的生命共同体。

“气韵生动”的生命整体观:南齐谢赫在“六法论”中将“气韵生动”置于首位:“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生命本源,“韵”是生命节律的和谐。一幅好的山水画,不仅要画出山石树木的形貌,更要表现出整个画面流淌不息的生机。云雾的缭绕、水流的蜿蜒、树木的俯仰,无不在于“气”的贯通下成为一个血脉相连的生命整体。这与现代生态学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相互关联、能量流动的网络的观点不谋而合。中国山水画拒绝割裂地、孤立地看待自然元素,描绘的永远是一个山

水有灵的、有机的、活的世界。

“万物并育”的和谐共生观:在中国山水画中,我们很少看到一些西方浪漫主义绘画中那种人与自然对抗的惊心动魄的场景,相反更多追求一种高度的和谐。峻峭的山峰与温润的草木并存,浩渺的江水与宁静的舟楫相得益彰。人类的活动,如渔、樵、耕、读,被巧妙地安置在山水之间,显得自然而安详。这体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思想:人与自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荣的伙伴。这种和谐不仅是停滞的,而是在动态平衡中实现的,是一种充满张力的、高级的和谐。

“俭啬素朴”的可持续伦理观:道家思想主张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在中国山水画的意境中有深刻体现。画中人所居常是茅屋草舍,所行常是山野小径,所求常是内心的安宁与精神的富足。这种对简朴生活的赞美与向往,内在地包含一种对自然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可持续生存伦理。它反对贪婪的索取与无度的消费,提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物质占有的多寡,而在于与自然节律同步的、简单而丰盈的生活。

中国山水画的生态美学观,核心在于尊重生命、强调整体、倡导和谐。它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健康、美好的生态系统,必然是气韵贯通、万物并育、充满生命活力的。这对于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古今对话:山水画精神对现代文明的启示

将中国山水画的精神栖居与生态美学观置于当代语境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时代价值愈发凸显。

一方面,现代都市生活的高节奏、高密度、高刺激,有可能导致人的异化与精神的漂泊感。山水画所营造的静谧、旷远、深邃的境界,可以成为一剂有效的解药,引导我们在喧嚣中寻求内心的宁静。在物质世界之外开辟一片精神的田园。从这个角度看,开展山水画美学教育,不仅仅是艺术普及,而更是一种“心灵环保”,有助于构建更具人文关怀和心理健康支持的城市文化。

其中,“咫尺千里”的构图哲学启迪我们在拥挤的城市中通过垂直绿化、口袋公园、社区花园等形式营造“城市山水”,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得山水之趣”,实现微观层面的精神栖居。

另一方面,“绿水青山”的价值,不仅有经济的,更是审美的、精神的、生命的。它培养人们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之情,这种情感是践行环保行动深厚、持久的内驱力。从中国山水画中,我们可以学会如何更诗意地看待脚下的土地,如何与我们所处的环境建立一种更具情感和伦理深度的联结。

其中,在城乡规划与景观设计中引入山水画“师法自然”而又“中得心源”的原则,追求人工构筑与自然地貌的有机融合,有助于创造出既满足现代功能需求又延续地域文脉、自然肌理的“现代山水”,使生态保护与美学价值相得益彰。

(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打造城市空间美育新范式

陶绮骋

美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提升审美情趣、培养人文素养、激发创造思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文化进步,美育范式与场域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新形势下,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浪潮为美育翻开了表达与传播的新篇章。面对这一趋势,有必要主动拥抱变革,以数智技术为驱动力,以城市丰富的文化空间为拓展舞台,推动知识传授向素养提升的跃迁,构建面向未来的新范式。

破茧之法

数智化时代的美育新范式,是一场从形式到实践的革新。大数据、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物联网等为重塑美育的教育场景、创作方式与体验边界,为其赋予全新的意境与蓬勃的生命力。

在表现形式层面,传统美育的空间隔阂、技术限制被打破,信息技术为经典作品注入时代活力。2010年,以数字技术和声光电技术融合创作的“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成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镇馆之宝”,可谓“活化”传统艺术的生动案例。2024年,上海博物馆打造的“山水江南”数字展,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艺术进行二度创作,以创新技术呈现中国山水画艺术精粹,打造出一个江南山水画发展沿革的沉浸式空间,成为热门打卡点。

在艺术创作层面,AI通过智能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与重构,能够突破传统思维模式,识别人类难以察觉的潜在关联,从而为创作提供新的素材来源与灵感路径。近年来,国内多所高校积极开展相关实践,探索AI在拓展艺术表达与教学范式方面的潜力。例如,以宋代绘画的审美特征训练AI模型,使其生成具有数字笔墨意蕴的图像作品;成立人工智能音乐疗愈重点实验室,将声音疗愈理念融入AI对传统乐器的二次创作,探索跨学科的深度融合和实践。跨界协作不仅丰富了艺术表现的形式语言,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新意识。

时代发展呼唤创新。从动画投影,到沉浸式体验,再到交互式参与和移动端AR增强现实,艺术从“静止”变为“流动”,观众从“旁观”变为“体验”。美育的自我教育属性不断强化,美育的边界不断拓展。

拓新之策

数智化时代的美育新范式,是一场从空间到理念的革新。美育突破传统边界,生活空间与美育空间联系更加紧密。城市文化空间不仅承载着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是美育实践的重要平台。

在空间营建层面,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充满生命力的美学文本。博物馆、美术馆、历史街区、城市广场、地铁空间、商业综合体乃至社区公园是蕴含深厚美学意蕴与文化密码的“活态”课堂,城市空间成为美育的延伸场域。2023年,上海开展认定“美术新空间”,包括“上海地铁美术新空间”“徐家汇书院”“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余里”等文化场所。这种“空间+美育”的融合模式,助力美育从专业场所走向城市空间。

在理念内核层面,美育是提升市民审美素养、塑造

城市文化气质的重要途径。从创意市集的潮范律动到博物馆的永恒珍藏,从社区场馆的质朴歌声到剧院内的华彩乐章,共同谱写了城市的视觉韵律与精神节奏,逐步沉淀为一座城市深厚而独特的人文脉络。在新技术浪潮的推动下,城市空间的形态正超越单纯的物理范畴,向虚实交织的复合体转型。2025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以“量子城市,复兴未来”为主题,致力于通过空间营造、艺术植入,通过文化活动激活上海的文化空间,联动全市16个分展区,展现了上海探索未来城市的重要理念:科技赋能与美学品质的深度融合。

城市空间赋予美育新维度,美育亦润物无声地塑造着城市文化品格。走向城市空间的美育新范式,推动学习从“被动求知”转向“主动探索”,从“间接认知”变为“亲身体验”。美育成为连接人与城市、传统与未来、技术与情感的重要桥梁,推动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提升与人类精神世界的丰盈建构。

赋能之径

作为美育资源与人才的高地,高校美育教育应勇敢破茧——打破固有的边界与模式,积极拓新——走向城市空间和前沿领域。

第一,创新课程体系与育人范式。数智化时代的美育不再局限于对经典艺术的单向解读,而转向对活态文化作品的创造性转化与个性化表达。在这一过程中,AI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不仅能够优化视觉呈现方式,凝练教学内容,更能借助VR等交互媒介,构建高度沉浸的艺术情境,使学生得以在仿真环境中直观感知艺术的内核与魅力。

第二,构建教学模式与实施路径。这不仅是工具的简单应用,更是一场深刻的教学重塑。其核心目标是推动教学从以“技”的传授为中心转向创意思维的激发和审美素养的提升,由比实现“三重转向:从知识灌输到素养培育,从技法训练到审美启迪,从“小美育”(艺术技能教育)到“大美育”(通过审美活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转变。

第三,拓展实践平台与融合场域。对城市文化遗产、公共艺术、建筑景观等进行数字化采集,建设城市美育数字资源库与网络共享平台;共建校企合作基地与文博数字化项目,拓展美育实践场域,为课程开发、学术研究奠定坚实基础;通过联动政府、社区、文博机构与企业,促进资源共享,构建开放协同的育人生态,深化美育的育人实效。

赋能是手段,创新是目的。在数智化时代,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成为推动美育从传统形态走向创新融合的“活化剂”,不仅重塑美育的教学方式,更打破既有内容与场域的局限。同时,城市空间丰富的文化资源,为美育提供真实可感的“活素材”,使人文精神在感性认知中得以有效传递,逐步构筑起“以技术为手段,以文化为内容,以育人为目标”的城市空间美育新范式。

(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本文系2025年度上海高校市级重点课程《美术鉴赏》课程阶段性成果)

从“特殊”向城市心灵扩展

孙中伟

音乐,作为一种古老的情感语言,其力量远不止于愉悦听觉。特别是当它超越单一的感官维度,与触觉、视觉、动觉深度融合时,便能编织出一张细腻的情感之网,让情感的溪流潺潺流淌。在此过程中,教育者可以敏锐地捕捉并回应每一个细微的情绪波动,使合奏不再是技巧的简单叠加,而是生命与生命之间深层的共鸣与呼应。这是一场由外而内、由技入心的深刻转变,重新定义了特殊教育场域下音乐课堂的本质与使命。

超越技艺的心灵滋养

从神经科学的视角审视,音乐体验是一种典型的全脑活动。从处理声音信息的听觉皮层,到规划和控制身体运动的运动皮层,再到主管情绪、动机与记忆的边缘系统……这一广泛的神经网络协同工作模式提供了传统教育方法难以企及的、能够绕开某些认知障碍直接触及情感核心的干预路径。它像一把温柔的钥匙,有可能开启那些因沟通困难、社交障碍或认知发展迟缓而紧闭的心扉。

在实践中,通过精心设计的、调动多感官通道的教学活动,全面激活特殊儿童的情感反应系统与认知功能,不仅是对其潜在艺术能力的发掘,更是促进其感知觉整合、情绪调节、社会交往及认知功能全面发展的有效媒介。基于长期的实践探索与系统反思,上海逐步形成了将多感官联动策略与“课堂教学—行为迁移—康复训练”三位立体综合干预模式相融合的实施路径。该模式不局限于课堂情境,而致力于将音乐的滋养力量延伸至儿童的日常生活乃至更广阔的的城市公共空间,从而拓展心灵关怀的物理与心理维度。

多感官音乐教学的核心在于,借助精心设计的环境与活动,弥补特殊儿童在单一感官通道信息处理方面可能存在的局限,并充分利用其优势感官以促进有效学习。

例如,通过触觉介入,引导儿童直接以手、脚乃至身体其他部位感知乐器(如鼓、马林巴琴)的振动,建立声音与身体感觉之间的“具身联系”。这对听觉过度敏感(存在听觉防御)的孤独症谱系儿童尤为适宜,可作为一种温和且高效的介入途径,使其先经由触觉接纳音乐,再逐步适应听觉刺激。

又如,通过动觉参与,将音乐与肢体律动紧密结合,借助行走、跳跃、摇摆及手势等动作表现节奏的快慢、力度的强弱、旋律的起伏,不仅有助于提升身体协调性与节奏感,还可以将内在情绪能量通过身体动作进行外在表达。

再如,通过视觉辅助,运用